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七目錄

玉笥峰金蓮峰

陳先生絳雪堂稿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王文成寄弟書

王文成公有寄諸弟書一通陽明全集中所未載也貴虎𨙸先生於收藏家見之刋入尺牘墨華中書云鄉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以爲言殊切憂念血氣未定凡百須加謹慎弟自聰明特達諒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論工夫不知弟輩近來意思如何得無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所係

著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故必須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趨向既端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熏陶漸染以底於成弟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縱情肆志而不自覺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況後學乎吾平生氣質極下幸未至於大壞極敗自謂得於朋友挾持之力爲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誣也凡朋友必須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己必不屑就而日與汙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所以

猶有堂堂之歎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或不能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以矯流俗汙下之弊今又日夕相與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講習討論惟日孜孜於此而不暇及於其他正所謂置之莊嶽之間雖求其楚不可得矣守儉弟頗好仙學雖未盡正然比之聲色貨財之習相去遠矣但不宜惑於方術流入邪逕果能淸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爲近之卻恐守文弟氣質通敏未必耐心於此閒中試可一講亦可以養身卻疾猶勝病而服藥也偶便燈下草草弟輩

須體吾言勿以爲孟浪之談斯可矣長兄守仁書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婆婆

張齊賢母入大內上曰婆婆萬福見長編

續斷

續斷一名屬折一名接骨皆以功命名蒙古人謂之綽爾海謹按

聖祖庭訓格言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乾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曝乾者以分

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傷損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爾海之根不令人見採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卽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卽人參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後數語知醫者當奉爲圭臬

子孫肖祖

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予從叔祖諱玉濤行十一面兒與五世祖秉山府君絕似憶予八九

歲時年節至宗祠拜祭先公攜予至兼山府君眞容前曰汝知尊長中有面兒相似者乎予對曰南門十一叔祖可謂逼肖矣予家分東南兩宅居故有東門南門之稱先公笑而頷之迄今追憶益信諺言爲不誣也

庶吉士列京察

乾隆三年京察教習庶常館保送一等修撰編修共五員庶吉士共九員嗣於乾隆五年吏部議定初任未及三年俱不准保列一等其歷次所保修撰莊培因編修趙翼韋謙恆庶吉士褚廷璋等俱係中書出身積算前

俸庶吉士景福係壬申科進士甲戌科未經散館至丙子歷俸已滿三年是以循例保列至三十六年四月奉
上諭本日引見京察各員內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該員尚未散館授職不應遽膺薦剡著撤去嗣後庶吉士保列一等之例著停止欽此

王亶望

王味隄亶望官浙藩時集諸名刻中米書檢其尤精者
命工雙鉤上石後有二集三集四集之刻梁山舟學士曾作跋語亦公卿中風雅也後官浙江巡撫適丁憂應

回籍

高宗以海甯改建石塘王在浙肯擔當事務令其在工督辦王與李質穎共事意見不合李赴京入對時奏王居喪攜家屬仍住杭州安然聚處

上疑之旋奉

諭旨中有云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親越禮之子褫王職仍留塘工效力未幾甘肅收捐監糧案發伏誅

居德則忌

潘子善問朱子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遺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朱子答曰未詳王弼注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施而能嚴嚴而能施健而能說決而能和美之道也虞氏易陽極陰生德不久居陽當忌陰故居德則忌毛檢討仲氏易謂澤升於天則降澤及下居則不得矣故禁之禁忌也言禁使勿居也凡此皆於卦名外别是一義愚按澤上於天敷潤及下施祿之君子功德昭著自然健而能說決而能和若

以功德自居則失剛正明信之公道轉無以見字號有厲矣此德字當如左傳成三年然則德我乎德字解不自居功德及下正老子所謂功成而弗居也仲氏易居則不得矣語意頗合特未能明顯耳至謂凡此皆於卦名外別足一義殊費解

定遠村舍詩

潘功甫前輩曾沂有經定遠村舍詩云客入定遠縣野趣不可盡雜豆架作花長葵列爲界絲瓜露筋倒大匏拖籐挂稻柴駕驢走萊把襍魚爐一羊角觸籬逸出與

犬避一雞俯而啄一爪撥沙塊一雞趨與𠮩一鬭強作
快一牛伏樹根叱起狀甚懶兩豕雜色毛禿苦癩敗
老翁敲火立招入竈下話老婦削薑皮石板攤餅賣小
婦理麻繩客至結不解棄去拾馬糞出門耙柄壞看奴
驅車去笑言負餅債投錢復飲馬頗遭老婦怪求益雖
不多惡其邊類齡老翁頗解事賣客愛脫灑顧婦莫作
嗔以杖指欲拜予定遠人也誦之覺家鄉光景如在目
前兵燹之餘不堪回首矣

袁太翁律例條辨

鄒蓉垞詩曰生我無聞兒叫寃藏園有父勝隨園以爲茗生先生爲其父作行狀隨園老人無之此迂陋之見也庸德庸行皆世之常不煩人子稱述若是文人筆墨鋪張揚厲又實蹈誣親之咎孔子聖人禮經僅記合葬于防不聞別有紀載蓋至敬無文耳然隨園尊人精於刑名之學其議論見隨園答金震方問律例書有考核數條足以信今傳後茲錄於後使讀者知隨園表彰先人事蹟不在區區一行狀一墓碣也

袁先生濱律例條辨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
未協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
之未成者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
其意內之杖尚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
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諺語
或謄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
矣或忿或慚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
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辦
治若概定以絞則調之罪反重於强也强不成止於

杖流調不成至於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擇輕重而不強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盡皆出於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調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既予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詫之再揖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爲三揖三讓而死莫不掩涕

愚以爲羞忿自盡者照閷毆人而人自盡之條飭有
司臨時按閱作何調法以爲比擬其情重者㓡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
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爲強此
說是也然旣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爲始強之據又
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爲終和之據耶夫相愛
爲和女旣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爲強耶在被姦者
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

屬暗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爲強而不自盡者爲和是率衆強而爲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清貞偶爲強暴所汚如浮雲翳白日無所爲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爲陰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之是爲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爲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

鄰則姦且不成而強於何有強者大率蓽門蓬戶四
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
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質證之以陷人於死地乎然
則始强終和亦終於無據而已矣律曰强者斬未成
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誑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
險徼倖者多按律文強者誅和者並杖凌暴之徒既
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衆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
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汚而稍爲隱忍以免傳播其心
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末減

是始强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爲律重誅心强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强者之心業已迫人於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不迫人於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於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爲允當然律稱奏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

依例允行愚以爲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也夫殺人者之父母何與於被殺者之寃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寛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於惡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册亦頗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殺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逆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跪庭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敬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璁芳殺子婦者　皇上特赦徐某烹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爲父

母之於子女家長之於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之女幼住夫家受姑凌逼力難抵攔或悍妻嚴妒動用非刑地方官拘於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較之雞狗所値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者卽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殺妾者卽殺夫緦麻親也在民家爲婦爲妾在　國家皆爲百姓在天地皆爲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而惡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於卑幼者

小其得罪於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
殺卑幼者別將宽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林德陽霽山集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甯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四川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
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
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
珠凫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世皆傳爲唐珏作而林德陽景熙集

中亦載之按德陽彝山集五卷紀文達撰提要云札木楊喇勒智（原作楊璉眞伽）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鎭南塔景熙以計易眞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唐玨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玨作同他詩不概見而此四詩詞格實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玨同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即玨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玨共謀此舉其事秘密傳聞異詞遂誤爲玨作也潛師按徐沁金華游

錄注云楊璉眞伽發陵事諸書紀載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巨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於乙酉與周草窗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皐羽咸至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

故唐玉潛作冬靑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皐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靑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又鄭明德遂昌雜錄云當發陵時林景熙故爲丐者背竹籮挾竹夾遇物夾投籮中潛鑄金牌繫腰間賄西僧求得高孝兩陵骨貯兩函葬東嘉故夢中作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厲太鴻孝廉編宋詩紀事謂六陵遺骨癸辛雜識輟畊錄俱云葬蘭亭若云高孝兩陵林擕葬東嘉則詩中所云水到蘭亭句又何謂耶當以周草窗陶南村所紀爲是而景熙則共事人也夢中詩係唐

王濬作云景熙作者非此論亦確特並存之濬師又按王監簿名英孫號修竹鄭宗仁號楳翁亦號卽翁曾著易說若干卷俱見詩集　本朝全祖望所著六陵祠祭議冬青義士祠祭議等篇尤詳

王安石乖僻

王莽有五均六筦之條王安石新法中青苗取息類所祖述也人謂安石事事學周公不知但拾新莽唾餘耳安石詩經義成書比神宗於文王亦儼然以周公自命其用事時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曰

吾丈待之何如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可見乖僻自是者必誤人家國也

皇后稱朕

遼景宗八年二月壬寅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爲定式

汪容甫先生傳

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遺書第八卷二十葉竹鄰張君家傳十一行後接刊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云

云細閱乃是汪容甫明經傳也此篇後又刊竹鄰張君家傳蓋前之十一行刊刻舛誤先生外孫阮恩海未曾校出兵燹後不知先生家尚有藏本可以補入否亟錄於左以待搜輯

劉端臨先生容甫汪君家傳闕前十一行讀其文義實家傳體

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追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銘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家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豔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

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爲比跡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眞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於世晚年顓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横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奥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之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

未嫁守貞之非禮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爲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爲文並有益經術維持風教君於史學貫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於紀傳者爲宋世系表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事問江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並根據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爲內外篇

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
年表並著於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
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
一書屬稾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
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例撰廣陵通典十卷
次及揚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
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
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檟儲星衍作傳
謂解經有神識於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

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部元叙錄述學謂必貫九流口儆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三唐人之文爲喜誦

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杭州葛嶺園君
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
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
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
墓遺金贍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
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濬師按傳中所云王侍郎昶祇廣師孫樞儲星衍作傳阮撫部元叙錄述學子箴允於同治己巳重刻述學內外篇僅登王觀察念孫一序餘均未刊入兄跋語謂容甫著述尚有廣陵通典大戴禮正誤經義知新記并詩集而傳中

所記春秋後傳金陵地圖攷書誦各種大約久經散失矣

倒退蟲

南海黎棠村圖琛連山學署雜詠詩云豈知倒退蟲相似蹲伏虛堂一榻閒按連山有蟲在屋內地作穴穴形如臼光滑異常穴有廣狹因蟲之大小爲之蟲伏泥中終日不出以手引之狀類肥蚰仍卷伏不動土人呼爲倒退蟲以其從地上旋轉而上也

天行健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易諸卦大象皆言卦名乾坤類

也坤曰地勢坤乾亦當曰天行乾而乃曰天行健何也說者謂乾不可以象求然說卦謂乾爲天爲君爲父爲金玉非象而何李子美云集韻曰健字即乾字以乾爲健傳寫誤此說差近之按李子美名隆臨安人樓攻媿之客

楊龜山被薦

楊龜山時以宰相王黼薦除秘書郎召至闕遷著作郎累遷給事中紹興初爲工部侍郎卒誌銘及言行錄皆諱言所薦按宋史張觷音學亦音确傳蔡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張觷一日顧謂諸生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醫

曰今天下被若翁破壞旦夕大亂起賊至必先入汝家汝曹惟善走庶可逃死耳諸子告京京問計醫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此爲第一義耳京叩所知因薦楊時據此龜山固首受蔡京薦也嗚呼京父子素以爵祿釣知名士而獨不能致者惟潘良貴一人而已

前身

鄭愚醉眠左右見一白豬是愚前身爲白豬也錢武肅前身爲蜥蜴徐知誥前身爲赤蛇歐陽文忠闔榆筴香

悟前身爲鸜鵒劉沆守陳州夢登譙樓抱鼓而卧明日吏告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盤旋鼓上乃知沆前身爲蜈蚣本朝袁隨園先生前身爲點蒼山白猿紀文達協揆前身爲蟒精吳香亭侍郎前身爲蝦蟆

生臺

李洞詩禁院閉生臺尋師別綠槐生臺乃浮屠施食之處袁淸容桷所謂哀猿依講席饑鳥下生臺也

文昌帝君

吳荷屋中丞榮光吾學錄載文昌之祀其說有二一以

爲天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
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爲文昌宮文昌之稱始於此
一以爲人鬼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凉王呂
光在五代爲蜀王孟昶在姚秦之世又爲越嶲人張惡
子立廟梓潼山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
濟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
司祿帝君帝君之稱始於此按潛確類書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如筐形天之六府也王集計天道一曰上將
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

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怪太史
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占光色明潤大小均齊
則天瑞臻百職理云云所云六曰司寇與天官書六曰
司祿不符竇字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
唐廣明二年僖宗入蜀神見於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
王親幸其廟解劍贈之時王鐸扈從因題詩云輿地紀
勝靈應廟即梓潼廟在梓潼縣北十八里七曲山明一
統志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母報仇徙
居是山自秦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

武孝德忠仁王所記濟順王與吳錄作順濟王不符又寰宇記張惡子昔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未至七曲山迷道游騎忽見一鹿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吾設主客之禮烹食而去據此梓潼靈應廟似專爲張亞子立

余家舊藏梓潼縣七曲山文昌帝君像石拓所乘騎或曰白特特雄也牡馬亦曰特周禮夏官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是也朱文正公珪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

石因號盤陀老人有扶乩者謂文正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加文昌封號行九拜禮雖傳聞異詞然既列於祀典而舉業家求科名者遂崇奉罔替吾邑文昌祠據形家言地勢最佳為合邑人文所關以故香火較他處極盛道光間先資政公會捐貲重修復書楹帖云人間文字無憑惟行陰騭天上主司有眼但看心田不沾滞考據文昌是星是人而專就讀書進取者勉其存心立品宜吾師黃琴士先生歎為超脫也

作事相類

老聃至西戎效夷言衛侯亦效夷言東方朔射覆尹方王莽時人亦射蜚蟲莢射公冶長解鳥語侯瑾亦解鳥語李廣射石李遠亦射石蘇武在匈奴牧羊韓延徽亦在契丹牧馬曹操呼劉景升子爲豚犬朱溫亦呼其子爲豚犬韓退之諫佛骨李尉亦諫佛骨

蘇邁詩句

蘇伯達邁有句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此襲先元英先生鶴盤遠勢一聯語意然而蟬曳殘聲過別枝千古無偶豈後人所能摹擬耶

小姪

今人於尊長世交前自稱曰小姪侯鯖錄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責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

徐渭壽嚴嵩生日啓

徐文長渭在胡宗憲幕府藉勢頗橫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剚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已又擊殺繼妻論死繫獄里人張元忭力救得免其爲人蓋狂蕩不羈流也曾作代壽嚴公生日啓一篇云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巵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

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
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緯有臯夔之望歷幾遷而
人相同一德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
屬首春八表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
結社之時蓂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飛
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
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欬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
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
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

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託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卲永調伊傅之鹽梅王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謨詞滿紙且有知我生我昊天罔極等語可謂廉耻喪盡

按嚴公乃介谿其生日在正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介谿入相年六十三至辛酉政八十實嘉靖四十年也錄之足為文人無行者戒

李雯燒香曲

攝政睿親王致明大學士史可法書相傳爲李雯所作雯江蘇人順治初曾官內閣中書舍人予見其中秋夜燒香曲一首輕盈瀏亮置之溫李集中幾可亂眞沈歸愚別裁集張南山詩人徵畧皆未收李詩蓋湮沒不傳久矣茲錄其燒香曲云金閨秋淨天如水桂花坐落涼風裏東牆雲葉吐明蟾繡戸鸞屏臨夜起翡翠餅高金博山隔窗雲母香盤盤細劈犀紋憐素手斜分麝月弄青煙憑將桂火沈沈力吹散行雲臭空碧各存密意對

秋風共展茅襟禮瑤席江南書閣復重重欲捲珠簾怨不逢莫愁堂上無消息幾度香銷明月中

記睿親王事

攝政睿親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時薨於喀喇城年三十有九未幾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王謀篡逆跡罷追封撤廟享十年

諭工部睿王墳園因伊罪惡竟行廢壞似屬不忍其房屋門牆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看守十二年副理事官彭長庚言諸王俱樹勳勞而睿王之功爲冠

當其初薨尚無異議乃爲時無幾朝議紛起論事削爵毀滅過甚方今水旱相繼似同風雷之警或其中不無冤抑乞賜昭雪又一等子許爾安言睿王罪固難辭而功亦不可泯乞篤親親之誼隆敬大臣之典均奉
旨密議經王大臣等議以長庚欺誑妄言許爾安與長庚無異均應斬決蒙
恩改徙甯古塔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絕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
御以來間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册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勳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爲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勳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爲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

所經畫尋卽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顧
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遂致殁後爲蘇克薩哈等所構授款於其屬人首告誣
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
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
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卽我
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爲不

軌無難滔鋤異已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斂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爲覬覦之證有是情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並不候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會議其罪降爲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

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
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爲君予尚不可今
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葢深信諸子之
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毋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爲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
忠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爲史冊所罕覯使王彼時如宋
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爲邪說搖
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寃於泉壤心甚憫焉
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甯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

寃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又豈可不為之昭雪
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勅量為繕葺
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
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
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
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並交國史
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
宗勛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
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爲開國諸王戰功之最
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
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勛績超邁等倫自
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夙影微眚輙加貶易乎
朕以爲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
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
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

克勤郡王岳托後改封平郡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勲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似爲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亦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况功臣封内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埀詒奕禩示酬庸追

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者交軍機大臣會同宗
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
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
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
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並會查議
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湮沒其助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豫親王鄭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牌位配享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宗支而論已在覺羅之列是以宗室王公表傳內未經列傳但思宗室傳既限於支派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

亦覺入缺著並交國史館查明四王事實補爲立傳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即或當時紀載簡少其功績無由稽核無妨不拘詳畧各立一傳以徵信實並將此通

諭知之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篤念親藩表揚忠績者至深且切蓋我

純皇帝之心即

列祖

列宗之心也濬師備員薇省校修

玉牒曾閱王之事蹟退而筆之於書復檢家藏邸報謹

恭錄之俾覽者有所考焉

泰否拔茅

泰之初九三陽同志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假外物以明義也否之初六三陰同道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假外物以明事也故君子處泰而不可失輔相之宜處否而不可有卑諂之相

居官勿矯情飾貌

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程伊川衣冠必整蔬飯必潔朱子謂王荆公節儉恬退皆不合乎中如談

往所載萬歷間宦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槅爲薪繼則椽檻佐爨前人葺席遮穿後人則折三並兩更爲一至於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奸賣空空如也清談簡率儉嗇鄙陋官於此屋爭咼屋亦因此官而告頹實道盡當時之弊乾隆八年冬

奉

上諭朕君臨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養之源無日不爲深計而勸諭之術尤在以道化成是在督撫諸臣董率羣吏日就月將實用其心於興化致治之要以駿駿於

上理非徒奉文守法循分苟安遂謂無忝厥職也朕聞雅爾圖之在河南官署鞠爲茂草許容之居湖南至以文書廢紙糊窗此卽孫榛所謂以官爲傳舍醉醲飽鮮笑與秩終而已雅爾圖許容尚稱勤於職事者而猶有此則推而至於他省等而至於州縣其在官無異一驛耳古之人臣處官事如家事試問今之爲官者其料理家務果肯若此之草率簡陋漫不經心乎此雖細務可見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體民情而代謀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張九齡云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

千里解帶益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任則民服教化若當官而存苟且之心將百事皆從廢弛矣漢時治尚循良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儲以公輔之用意在久安以安民也雖朝廷用人量才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無更調而欲吏與民相接俾氣協而情通究以久任爲常法居是職者暫不忘久卽一日而爲數十年之計久不生倦數十年仍當如一日之心則訓俗型方自必視爲切己事也今親民之官不至苞苴肆行而多兢兢職守然僅惕於功令以遏其貪饕迫於考成以策

其勤敏簿書期會之外豈眞有以民心之淸薄爲念者歟此閭閻之所以不盡馴良而化導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卽爲其父母師保官之視民如子弟則民之視官若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浹斯叩之而卽應感之而易從今之州縣於黎元之身家性習視同膜外平時不相聯屬而誡諭俱屬具文澆漓溺於其心陵競狃於所習此則所謂痼疾外視若無所苦而病隱中於本根愈久愈大治之甚難誠不可不亟爲究心者試思身爲牧令若但司簿領事承接則一書吏之能事何以官

爲昔韓延壽閉閤思過而民自悔悟吳佑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無良而權操之在上惟教深於隱微故其樹績益顯爲督撫者果以此爲課最使有司提撕警覺百姓觀摩漸漬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將見官與民相習情與事相通一氣感孚不致扞格於以興教化而移風俗無難也倘任其波流無以發其孝弟廉讓之至性豈能使之奉長吏之命而羣然相從乎朕聞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過也有司與民漠不相關咎在督撫不能使有司化誨其民咎即在朕今吏

多玩愒而風不古若朕實愧之國家承平日久治具畢張雖久道化成未易驟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積習凡有菑民之責者皆當審時務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奉毋忽特諭欽此恭讀一過凡百在位者其亦懔然於民生吏治之大端而勿徒矯情飾貌以博虛譽也

蛤庵禪師

蛤庵禪師名本圓自云出身無姓年十六謁戒行僧明然削髮入空門久之參報恩迥禪師會報恩赴

世祖章皇帝召擕師入京侍　萬善殿每
上前問答稍稍及師名師微言承應輒當
上意時報恩侍者多湖人師年最少
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康熙乙丑
聖祖仁皇帝幸柘潭
召見師於玉泉行在賜飯命賦詩撤所薦含桃食之是
年疾
賜醫診視及卒
命侍臣弔問奠茶師臨終作偈云屙了喫喫了屙百萬

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諸訛洵古之無上士也有詩集沈歸愚選　國朝詩未收

停進牡丹

東坡荔支歎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洛中貢牡丹自錢惟演始乾隆二十九年軍機處行知山東巡撫崔應階奉

上諭山東巡撫向來有歲進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師豈能蒔植何必遠道進獻嗣後著停止欽此仰見

聖主不好玩物至意迨道光間閩粤荔支亦停止入貢

云

李穆堂文集

君子不以人廢言明錢謙益降志辱身進退無據實爲

小人之尤然

純皇帝御選唐宋詩醇於工部詩中亦尚採其評語

聖度恢濶非凡庸所可仰企也康熙間兩江總督噶禮

參奏陳公鵬年遊虎邱詩多含譏刺摘印下獄蒙

聖祖寬釋不問即擢鵬年覇昌道乾隆戊子江西巡撫

吳紹詩奏李紱詩文集語句憤嫉又李任漢傳占衡集

內亦多狂悖不法請將李紱等子孫革審查封家口房屋並請將李茹口馮詠馮謙萬承倉吳名岸黃石麟等查辦旋奉

諭旨檢閱各簽如李紱所作詩文其間誠有牢騷已甚之詞但核之多係標榜欺人惡習尚無悖謬訕謗實跡即其與戴名世七夕同飲原在戴名世未經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無足深究至李任淡之於呂留良語多推許然其所指不過專爲講章時文而言彼時該犯罪案亦未發覺初非甘心附會實逆惡若傳占衡狂吠之

語其人生於明季濡染末流無知妄作之風當時類此者恐不獨傳占衡一人且其人久經物故子孫又閱世遼遠如一一跟究滋擾蔓延於事體既為未協並恐無識之流或疑其文字獲罪轉得遂其詭激沽名之隱甚屬無謂該撫所奏一並無庸置議但此等紕謬語言既已刊刻成書倘仍聽其謬種流傳其於世道人心貽誤不淺所有各項書本板片該撫可逐一查明即行銷燬無令留遺等因欽此初吳公參奏時通省惴惴以為必興重獄迨

諭旨下而人心乃定靡不感頌
仁恩此事江西人至今尚有能道之者

二五

梁五與東關五皆晉獻公時嬖大夫晉語所謂驪姬賂二五也按予家所藏左氏傳宋槧本二五耦句無五字阮氏仿宋槧本亦然

租庸調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至德宗建中元年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二月視大歷十四年墾田數爲

定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良法壞於炎

漢學宋學

靈皋侍郎主宋學儀徵相國主漢學一詆康成一篤信康成故

皇清經解中凡侍郎著作皆不載愚謂讀經者之於漢宋兩家猶之說詩者之於唐宋兩派但須擇取精華歸於至是不可稍涉門戶之見也黃東發平生服膺程朱

而遇有他說之勝於程朱者亦未嘗不兼收並錄經學家之最爲平允者紀文達筆記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論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

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閒蘭艾同生誠有不能盡饜人心者此論出雖起鄭孔程朱於九泉問之當亦心折也毛大可專攻考亭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據除竊井何如借鑑見睛也哉

黄勤敏公

李次青同年撰　國朝先正事畧於吾皖黄勤敏公事蹟頗不詳審公之品節以不入故相和珅門爲最著初

公之爲諸生也即有名乾隆癸巳
高宗五巡江浙公獻賦　行在列一等文譽日起和珅
思羅致之公不應迨庚戌成進士未　殿試和又使人
招之公笑而不答和銜甚遂未與館選公試卷實前十
本云官部曹未幾即假歸主講書院課徒自給家無儲
粟晏如也嘗有句云藏身人海日憧憧沈謝何劉亦難
記馳驅九陌逐下風不肯輕投一人刺其孤標如此嘉
慶己未和相伏法
睿皇帝親政召公入都　賜對便殿

諭曰朕在藩邸即知汝名旋以主事在　懋勤殿行走

甲子

特旨授贊善入直　南齋視學山右屢典春秋闈洊歷

正卿

成皇帝登極命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丙戌以戶部尚

書

予告回籍賞食全俸在政府時最爲

成皇帝倚任遇事侃侃不避嫌怨好汲引後進士有一

技長必稱道不去口而民生吏治毋造膝敷陳多所啓

沃公懔溫樹不言之訓人莫之知顧或者但以詩畫目
公爲文人實不知公者也辛巳公配邵夫人卒
上遣軍機章京趙光祿賫
硃諭宣慰中云伉儷之情自難强抑然卿已年逾七旬
氣質初非十分强壯者可比刻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
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爲重倚
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强佐朕以襄上理蓋
眷注之隆近今罕見
上賞辛禹壽山玉淵堂錫十五老臣宴並

命扈從靜宜園諸臣隨游香山公皆預焉先是七十時
蒙
仁廟賜額錫慶至八十又蒙
宣廟賞壽公謝摺有云以臣庸陋自揣平生進不足以
酬知退難言乎補過徒以遭逢
聖世終始成全壯不如人乃奉盡職趨公之諭老將及
耄猶荷學優人謹之褒惟
天地之包涵終無棄物俾江南之散秩永保榮名此臣
刻骨鏤心感深涕出者也又云夕陽無限敢云已近黃

旨

湛露方濃竊喜長依

化雨一時遍傳大江南北丙戌戊戌兩

賜人葠復奉

論旨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

不假葠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

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濬師惟人臣遭際若梁武帝之

與陶宏景詔書稠疊可爲榮矣然而宏景位不過奉朝

請年不過八十一以視公之開百秩躋極品宣猷樞密

養望林泉富貴神仙遠愈於山中宰相矣著有壹齋集畫友錄泛槎錄夜航瑣語及　奏疏若干卷公原名戌字左君後改名鉞字左田目有微眚又自稱井西盲左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詩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鄭箋則不言文王武王後人或指平王即宜白引魯莊元年王姬歸齊爲證以爲平王之孫嫁齊襄公子朱晦翁並

存其說無所折衷　本朝顧亭林謂平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東周以後詩得附二南惟此一篇撇去毛傳武王女文王孫六字直定爲東周以後詩似以毛傳所云康成亦未會牽就歟宋袁絜講義云平王之孫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論最與詩序合但仍以齊爲齊國愚按詩序言王姬下嫁於諸侯不過統言王之女嫁侯之子能執婦道成肅雝之德並未指明齊國猶之采蘩夫

人不失職采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過統言夫人及大夫妻若必攷其係何姓夫人係何姓大夫之妻恐吾夫子刪詩時亦不能爲之詳核也爾雅釋詁平成也白虎通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也蓋明言成德之王孫妻侯之子而能執婦道耳是齊字作妻字解於義頗洽嗚呼詩序廢而詩義微矣

玉臂峰金蓮峰

王禹卿太守文治 觀無夜居士張士犖題斷腕將軍將軍姓朱名士泉墨蹟歌後書野史一則有感云楚人鵝掌宴嘉

實慘報須臾便及身玉臂金蓮兩峰峙只今說着尚驚人野史云獻賊陷湖廣斷男女手足如岡阜男曰玉臂峰女曰金蓮峰先是漢陽諸府盛行鵝掌宴客非此爲不敬庖人假地極紅令鵝履其上須臾掌腫厚加倍鵝渴甚食以醯醬乃斷其足以爲上品後遭獻賊斷截手足之慘咸以爲食鵝之報也濬師按南唐僧謙光無拘檢尤嗜鵝鱉嘗曰但得鵝生四隻腿鱉著兩重裙佛法慈悲何緣生此敗類玉臂峰頭正少斯人不得耳

陳先生絳雪堂稿

貴池陳信吾先生之瑞以選拔貢生官教諭洊升知縣乙卯在京需次過從無虛日先生爲人胸無城府每發一議必傾倒其座人與先資政公訂忘年交愛濬師尤甚每折輩行相視濬師不敢也先生作字宗山谷作詩近玉溪而於經學則博取兩漢以來諸家箋疏參互考證不尙宋儒空談亦不染漢儒穿鑿附會之習期於理不背經經從理出著絳雪堂集湯文端稱其文筆矯健洵非溢美錄其陰陽一太極論書人字解後二篇俾學者讀之可以窺見一斑也

陰陽一太極論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語本周子太極圖說然夫子繫易則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是言大極生兩儀非大極一兩儀也如兩儀乃陰陽之呈形亦不得謂陰陽卽兩儀也且大字固包太字義泰太通經書無太字亦不當扁加點作太也凡物皆有極易之極乃大極也當物未有極易之極乃太極也周子之學純粹爲後儒法本不當議然亦有不可不辨者漢儒講學徃徃實事求是宋人則不免有空談此風

氣然也旣名爲圖說則當言圖之所以然易註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也又諸家皆曰太極者其理也此空談之明徵也何以畫○古圜字也此圜惟易有之易乾圜周易乾爲天爲圜日月周天皆圜象故爲圜先爲君爲父而言之也說文詁極曰棟也詁棟曰極也丨讀若衮引而上行讀若囟 信 引而下行讀若退丨畫自下而上易之例①易乾圜下極至北極上極至南極極至也下畫而上當中央位是棟極象此爲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丨在中央便將○分爲兩

列易曰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之道左陽儀右陰儀從丨畫分出此大極生兩儀也一至而二分南北爲至冬至夏至言至東西爲分春分秋分言分古人稱謂之間一絲不容假借也乾一即乾乙易大極始乾西北亥大過下天一本乃棟極也大過棟隆吉是也丨爲極易立其中乙爲極易行其中一乙也㊀行乎其中則陰陽盈虛消長從此而生此盈則彼虛此虛則彼盈間不容髮也易大極爲天地幹貞者事之幹也貞在北北木生自下而上幹天干也何以

知之坤暢於四支地支也乾幹立極有坤乙兩儀所自出〇乙是也天地之數從一而二卽一二漸而四而八漸卦可用爲儀是也㊀極橫畫是一二之一說文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易曰天地設位卽此位也◠卯酉地平上皆天也故曰天道猶張弓也又曰天形如覆笠◡卯酉天平下皆地也是以日出地偪卯日入地偪酉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分陽形而上者天分陰形而下者地此極南北一至儀東西二分從直丨畫爲橫一上下位定先天坎離日

月行乎其中矣日建首實也從⊖又從巳月建首闕也從㔾明字從◐皆不離乎本也本即大極圖也一橫一豎合而爲十⊕兩儀生四象也極者還而至之之之辭四象從兩儀於中央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極還爲四時也從此四時生八卦生生不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皇建有極極棟也故言建建說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極亟字從二乂是十方則亦有訓詁之義焉他如仁義善惡理固能包而非大極圖說也姑弗論云

書人字解後

余同里國子學正王先生有書經正訛載皇清經解著人字解大文也大意謂人字一撇輕在上陽一捺重在下陰篇中暢論陰陽五行之理余竊以為未從其朔也字學先篆隸次之又次之為隸變書家上乘皆寫篆隸意不忘本也人字大篆从冂此道德經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也其畫自下而上易之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謂之一畫不可也謂之二畫不可也是一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乾之三爻艮艮寅人生於寅冂字即

☶卦艮覆碗是也艮爲人三是以隸書从人不忘三
也先儒云讀書先要識字余進一解曰識字先要讀
書讀書不通亦無從識字識字總以聖經之有左驗
者爲可據如欲識四書字義非明於易理不可聞一
以知二聞一以知十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一者乾之
初九一畫也初九一畫勿用大衍之數五十衍从水
行其用四十有九一勿用也乾初九一畫位坎坎子
深潛勿用勿用一而用二勿用子而用丑也故曰萬
事萬物起於牽牛牽牛丑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乾地二坤乾者萬
物資始坤乃萬物資生也易咸无恒有坎子一至兌
酉十八月爲地十終歲從步戌九月歲功成草木黃
落戌无也咸之字从戌口兌口入戌无故咸无也物
生於有有生於无然夫子序易但云受之以恒不云
受之以咸无佛教也夫子不以佛教教人也學易者
學之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學之於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則思過半矣袁簡齋先生云甲
乙丙丁無可推如一二三四之無可推此眞早年科

第者之言也學字从子子攴一由一以貫十則學博矣教官之稱曰學博非學之博不足以言教也余作教有年用是乃惶然矣用是乃復留心於易矣學字篆文上从爻下从子由子之初爻以通三爻通六爻通三百八十四爻成天下之亹亹乃可言學學字又从𦥑亹亹是也博从尃寸从十尃始也自一之始至十之終皆以寸心通之乃可言博自子一以貫酉十兌卦兌爲言爲羊羊者養也詳从言羊說从言兌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說當讀悅即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之說說後朋來兌卦君子以朋友講習博學而

詳說之所以反說約也約者一也一二易簡十者數

之終無一理不詳即無一理不說說詳即是說博知

十之詳本一之約所以反說約也庠字从羊羊養培

養也非學之博有不愧爲上下庠之先生者乎天地

間事事物物皆不用子用丑事字从彐一中貫丑事

從丑事虛而物實物故從牛牛實物从牛之理易明

物從勿之理難明不知物即潛龍勿用之勿勿用子

用丑勿用子而猶存子之虛位也物有本末上兌下

巽大過☰大過下天一本故曰本末弱也事有終始大明終始皆乾一用九以終始之也終始與先後不同易凡言先後皆先天後天卦往來象也知止艮止之也序卦物不可以終動止之二字特筆也止於至善善亦从羊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大極極棟也大過棟隆吉乾初坎乾二天地中震兌兌庚酉辛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从庚用兌口庸言震足庸行是以庸言庸行不繫之九三九三非其位也位从立人易例一聖人二庸人三君子乾君震子君

子聖从壬壬善之始壬子坎坎又爲耳兌爲口爲聖
聖道一以貫之一貫始子丑一二子一坎中心丑二
如心如坎中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而十十而
復一終始西北艮乾卦山天大畜多識蓄德女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皆易一貫道
也乾九四應初或躍在淵淵水回旋復聖名回故字
淵也乾爲圜徑而屈者左回而入淵來而信者右回
而出淵陰陽相溥如用薄紙畫回自左而右旋背面
視則自右而左旋也乾三君子以自彊不息乾二在

田九二重田故乾三爲畺引而伸之爲疆夕惕若夤夤从夕寅夕日終戌夤日始寅夤敬也寅賓出日乾三上艮爻艮其限列其夤寅有始則戌不至无終終日乾乾行事恃夤脊骨彊不息也乾初九天一勿爲首道字从𩠐乾一不爲首坤二爲𩠐𩠐从巛☷爲文以截道坤爲截地二陰无乾首而先先迷是也天地二七數離方離麗麗旅行也麗从鹿鹿旅行鹿天七數鹿以夏至天七姤一陰生鹿角解地二數坤迷迷麋也鹿之大者曰麈羣鹿皆隨麈（智人揮麈介稱麈教）先迷

後得王璽也乃終有慶慶从鹿省吉禮以鹿皮爲慶是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艮止之也恖从囟頭腦會益也凡人思往事眼返視腦艮上爻是乾乾首囟而上乘山艮不止兌兌上引兌言成咸兌朋朋從爾思憧憧往來咸卦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帝禘也从示艮爲掌示諸掌亦古文掌字顏淵季路言志自稱曰願履初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履初天一是復小復中行獨復獨行願頫小而志大也又願爲小相焉曰願聞子之志志大也復小而臨大臨上志在內也內五大

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四隅之卦自東北隅艮始反復西南隅坤艮乾三爻三反復道也觀天察地是用地方矩仰觀天◎用天圓規俯察地◎子午卯酉四正天圓艮坤乾巽四隅地方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坎爲心從心所欲乾圜徑不踰坤方矩坤方來也夫子一身盡於易彬彬矣易旨數千文數萬略舉大槪謂之一隅之舉也可

蕉軒隨錄卷七終